

宋·傅幹注
劉尚榮校證

傅幹注坡詞



巴蜀書社

In. 844 / 25

宋・傅幹注
劉尚榮校證

傅幹注坡詞

一九九三年・成都
巴蜀書社



(川)新登字〇〇八號

責任編輯：黃坦坦
封面設計：饒克誨

傅幹注坡詞

(宋)傅 幹注 劉尚榮校證

巴蜀書社出版發行
廣元市南河印製廠製型
成都市巴蜀印刷廠印刷
四川省新華書店經銷
一九九三年七月 第一版
一九九三年七月 第一次印刷
定價：玖圓肆角伍分

ISBN7-80523-491-4/I·197

注坡詞考辨（代前言）

劉尚榮

小引

蘇軾（一〇三七——一一〇二）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眉山（在今四川省）人，北宋多產全能的文學巨匠。他將詩文革新運動的精神推廣到詞的領域，率先衝破了「詞爲艷科」的藩籬。他「以詩爲詞」，擴大了詞的題材，豐富了詞的內容，舉凡懷古感舊、紀遊說理、贈友留別、詠物談禪等，皆可入詞。他開拓了詞的意境，刷新了詞的寫作技巧，提高了詞的格調。在東坡詞中，既可看到氣勢磅礴的「大江東去」（念奴嬌），也能領略到恬靜和諧的農村風光（浣溪沙）；既有「致君堯舜，此事何難」（沁園春）的報國壯志，也有求仙問道，「江海寄餘生」（臨江仙）的低沉歌吟。他寫過不少粗獷豪放、奇峭雅麗的傑作，也留下大量婉約含蓄、情真意切的佳什。蘇軾善於用典，長於借喻誇張，又能將口語、諺語化用到詞中，不乏白描質樸的詞章。他懂音樂，會唱曲，但「居士詞橫放傑出，自是曲中縛不住者」（岩溪漁隱叢話後集引晁無咎語）。他敢於突破樂曲詞律的拘囿，使詞擺脫其音樂附庸的困境，成爲獨立發展的新詩體。於是有人尊蘇軾爲宋詞豪放派的開創者，又有人說蘇詞基調是曠達、是清雄，還有人認爲東坡婉約詞數量多、意境新。其實蘇軾

詞氣象萬千，風格多樣，要之如碧雞漫志所說：「指出南上一路，新天下耳目。」蘇軾詞對後代，特別是對南宋愛國詞人有着深遠影響，在詞學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蘇詞在宋代不與文集混編，而是集外單行，當時已有多種傳本。在留存至今的東坡詞集中，傳幹注坡詞成書最早，又是第一部蘇詞箋注本。前人對注坡詞極少研究，評價不高，甚至頗有微詞。經全面審覈，乃知該書對於校正蘇詞，存真辨僞，驗明題叙，考定編年，均有大用。同時，傳幹的箋注所援引的某些詩文今已失傳，例如書中引述的楊元實本事曲集，就有好幾條是梁啟超輯本未收者。這類資料在在皆是，十分珍貴。

注坡詞在南宋紹興初年鑄版於錢塘，原刊本已佚。元明以來未見翻刻。如今僅存鈔本數帙，分藏各處，大都不為世人所知，不被學者看重。倘不及時「搶救」，注坡詞有可能失傳，造成千古恨事。為使研究蘇軾及宋代文學的專業工作者共睹注坡詞真面目，進而對該書做出正確公允的評價與合理的使用，特將此書校證付梓，公諸同好。

關於注坡詞的鈔本源流、成書經過、編纂體例、箋注特點、資料價值等問題，我在注坡詞考辨一文中已有詳述，竊以為有助於讀者深入了解注坡詞一書。今不揣固陋，稍加修正，移作本書代前言。粗疏之處，尚望方家指正云。

一、傳鈔源流考

傅幹 注坡詞十二卷，成書於南宋初年。遺憾的是，同時代人對該書的早期記述總不精確。

陳振孫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十一詞曲類著錄：「注坡詞二卷，仙艸傳幹撰。」這裏記錯了卷數。據近人趙萬里考訂：「其書十二卷，直齋書錄解題誤作二卷。」（影印元延祐本東坡樂府跋）蓋於「二」上脫「十」字。

洪邁 容齋續筆卷十五云：「紹興初，又有傅洪秀才 注坡詞，鑲版錢塘。」這裏記錯了注家。其致誤原因，誠如龍榆生 東坡樂府箋（以下簡稱「龍本」）後記所說：「殆以卷首有（傳）共序，共字洪甫，牽涉而牽紙之歟？」序作者與箋注者訛混，是洪邁不應有的疏忽。但他提供了重要線索，說明注坡詞在紹興初年確有杭州（錢塘）刊本傳世。

杭本 注坡詞在元、明兩代未見翻刻，亦未見諸家書目著錄，惟仗鈔本延續其命脈。鈔本中今所知見者，源出明天一閣舊藏。著名版本學家黃丕烈曾說：「大凡書籍安得盡有宋刻而讀之？無宋刻，則舊鈔本貴矣。舊鈔而出自名家所藏，則尤貴矣！」明人 范欽創建於嘉靖年間的天一閣，是著名私人藏書樓，收存過許多精鈔本，其中就有「注坡詞十二卷，傅幹撰，得共洪甫序。」（見阮元 編寧波范氏天一閣書目集部）該鈔本之底本，疑即洪邁所說的杭州刊本或它的傳錄本。而此底本之來源，不會超出以下三個方面：一是豐氏 萬卷樓舊藏；二是范欽從子范大猷故物；三是范

欽個人的贈鈔，他與當時著名學者和藏書家王世禎等人有「書籍互相借鈔之約」（參見陳登原「閩藏書考」）。總之，天一閣鈔本注坡詞正是黃丕烈稱道的那種「舊鈔而出自名家所藏」者，來源可靠，珍貴無比。遲至清初，此書仍存於天一閣。

晚清社會動亂，天一閣所藏珍、善本書逐漸散佚，注坡詞鈔本亦難免厄運。其間幸賴沈德壽再次傳鈔。約在清末，沈鈔本歸南陵徐乃昌積學齋。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邵章續錄載：「傳幹注坡詞十二卷，徐積餘傳鈔天一閣明鈔本」，即指此書。不幸的是，天一閣舊藏之明鈔本「原書，聞已佚」（見邵章續錄）。清末、民國以來，徐氏所藏注坡詞鈔本曾先後爲朱祖謀、羅子經、龍榆生、趙萬里等人所親見，並有多人再據之轉鈔。龍榆生還用傳本作東坡樂府箋的主要參考書。

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注坡詞鈔本，主要有以下幾種：

甲、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每半葉九行，行十七字；小注雙行，字數同。緜紙，無界欄及中縫字，楷書工錄。鈔者不詳，無鈔校序跋及藏家印記。一册一函，書內正文有關葉。是書曾爲全宋詞修訂本所引用。曹樹銘「頗疑此即范氏天一閣藏明鈔本」（見曹編東坡詞附載東坡詞籍著錄），實乃未睹原書的猜測之說。本書末頁鈔者落款：「從南陵徐氏藏沈德壽家鈔本傳錄」，可見並非天一閣故物。

乙、民國間武進趙尊嶽珍重閣手寫本。是書用借陰堂紅格毛邊紙鈔錄，每半葉十五行，行三

十字；小注雙行，字數同。正文首葉旁批：「原書每半葉九行，行十七字，小字雙行夾注。」一首行下注：「珍重閣手寫本。」書前有趙氏題記，全文如下：

此集但有傳鈔，絕少著錄。慈谿沈德壽授經廬舊鈔本既歸南陵徐氏積學齋，歲在中元庚午，獲讀一過，因手繕之，冀有以廣其傳也。積餘世文並爲考訂，因附誌歲月於此。武進趙尊嶽識於珍重閣。

據此可知，此本與上述清鈔本均據徐氏所藏沈鈔本爲底本，同出一源，故二者闕佚情況完全一致。蓋因底本不全，鈔者無從補正。但清鈔本可能保存了底本原有的行款格式，而珍重閣本乃趙氏急促鈔就，字跡草率。二者皆有漏鈔、誤字，可互相訂補。

丙、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曬藍本。此本與清鈔本行款全同，似即據清鈔本曬印。邵章續錄稱「孫人和有曬藍本」，當即指此本。二冊一函。

丁、陝西師範大學藏本。據黃永年教授函告，該校歷史系唐史研究所收藏注坡詞鈔本，「即係徐乃昌（積餘）舊藏沈德壽家鈔本」。待考。

此外，季振宜藏宋刊東坡長短句十二卷，見於延令宋版書目（士禮居黃氏叢書第二十二冊）。其書名東坡長短句與傳共序相符，而卷數又與傳本暗合，因疑此書即錢塘鏤版的注坡詞原刊本。然則自邵章續錄以後，諸家書目未再著錄，書亦不知落入誰手。

注坡詞各鈔本目錄俱全。按目錄詞，可知其闕佚者爲：卷三戚氏一首，卷六江城子其五至其

九凡五首，無愁可解一首，蝶戀花八首，卷十一浪淘沙其二至其九凡八首，紅蓮華半首，南中花一首（存題）；卷十二皂羅特髻半首，調笑令一首，雙荷葉一首，荷花媚一首。除非發現注坡詞的原刻本，否則闕葉難補。

二、注坡詞概貌

注坡詞編注者爲南宋初年仙谿人傅幹。幹字子立，傳共從子，博聞強記，有詩筆風流，視其所作可以知其人焉」（引自傅共注坡詞序）。其生平事跡已無可考。

注坡詞序作者傳共，字洪甫，號竹溪散人，珍重閣本卷首錄徐氏考訂，「宋黃岩孫續元黃真仲重訂之仙谿志進士題名錄，宋紹興二年張九成榜特奏名，傳共，權子，人物志權傳後附共傳，共三薦奏名，文詞秀拔，有東坡和陶詩解。傅幹注釋東坡詞時，傳共還提供了一些蘇詞墨跡資料，對傅幹完成注坡詞一書頗有裨助。

注坡詞之編纂緣起，在傳共序中略有說明。東坡詩文既名冠天下，「其所爲長短句數百章」亦流傳甚廣，「閨窗孺弱，亦知愛玩。然其寄意幽渺，指事深遠，片詞隻字，皆有根柢。是以世之玩者，未易識其佳處，譬猶瓊奇珍怪之寶，來於異域，光彩照耀，人人駭瞻，而能辨實其名物者寡矣。」傅幹有感於此，遂「數陳演析，指摘源流」，精校細審，爲之箋注，成書十二卷。

傅幹編纂此書前，曾對當時流傳的東坡詞全面進行整理，包括去偽存真和拾遺補闕兩方面的

工作。首先是辨僞，傅幹曾大刀闊斧地「削其附會者數十章」。傅共序中夾注云：

傳張芸叟所作「私期」數章，舊於文忠公集見之。以至更漏子有「柳絲長」、「春夜闌」之類，則見於花間集，乃溫庭筠、牛峤之詞；鵲踏枝有「一霎秋風」、「紫菊初生」之類，則見於本事集，乃晏元獻公之詞。是皆削而不取。

這裏列舉的更漏子二首、鵲踏枝二首今已編在全宋詞修訂本蘇軾存目詞中。至於「私期」數章，今已失傳。但張舜民所作賣花聲詞，也曾被誤認爲蘇軾詞，可見二人詞章訛混互見並非偶然。而注坡詞卷一誤收蘇轍水調歌頭一首，卷十一誤收黃庭堅鷓鴣天一首，是皆刪削未盡者。但傅幹仍可算作最早的蘇詞辨僞專家之一，功勞不可泯沒。此外，在輯佚方面，傅幹也是能手，傅共說他「益之以遺軼者百餘章」，今本東坡詞集中有天仙子（「走馬探花花發未」）一首，便是由傅幹最早收集並傳於後世的。總之，經傅幹拾綴編成的東坡詞集，雖不是盡善盡美，但畢竟爲蘇詞的箋注與研究，提供了信實可靠的讀本，它所保存的資料，至今仍有校勘價值。

據注坡詞目錄，該書收詞凡六十七調，二百七十二首。核以今存最古之蘇詞刻本元延祐庚申雲間南阜書堂本東坡樂府（以下簡稱元本），則元本只比傅本多詞九首，即：滿庭芳（「歸去來兮清溪無底」）、南鄉子（「千騎試春遊」）、浣溪沙（「縹緲紅裝照淺溪」）、浣溪沙（「陽羨姑蘇已買田」）、減字木蘭花（「空牀響啄」）、減字木蘭花（「回風落景」）、減字木蘭花（「海南奇寶」）、行鄉子（「北望平川」）、畫堂春（「柳花飛處麥搖波」）。又數以今存最早之蘇詞鈔本明吳訥輯唐宋名賢百家詞

鈔本所收東坡長短句二卷拾遺一卷（簡稱吳鈔本，其底本爲宋紹興辛未刊行的曾慥東坡長短句，簡稱曾本），則曾本超出傳本者唯拾遺四十首，其中尚有十首爲曾出或誤入的。趙萬里先生稱元本與曾本爲「傳世坡詞二個最重要的本子」（見影印元本東坡樂府），完全忽略了比曾本刊行更早的注坡詞的版本價值。其實曾本、元本都可能是參考傳本而編成。可以說，今存蘇軾詞集的規模是由傳幹注坡詞奠定的。

注坡詞的編纂體例，是按調名編次，同調者彙編在一起。又自第二首以下，分別以二、三、四……代調名。各鈔本行款格式不盡一致。以珍重閣本爲例，值得注意的是：調名低二格，佔一行。調名下單行小字標詞題，但傳幹的某些校正詞題的文字，也是單行小字，易與詞題訛混。調名次行雙行小字爲詞序（引），亦可視爲長文詞題，絕不與蘇詞混。但傳幹爲闡明詞旨所作的題解（或曰題注），也是雙行小字標於調名次行，易與詞序訛混。蘇詞正文另行頂格，上下闕嚴加區分，下闕大都另行頂格起，不與上闕接鈔。而傳幹的箋注，均爲雙行小字夾注，不與蘇詞正文訛混。清鈔本和曬藍本的詞題、詞序與題解、校記，或單行或雙行，或在調名下，或在調名次行，錯亂情況甚於珍重閣本。

在同是按調名編排的東坡詞集中，傳本與曾本、元本、東坡先生二妙集本（簡稱二妙集本）、茅維蘇東坡全集本（簡稱茅本或蘇集本）、毛晉宋六十名家詞本（簡稱毛本）等，均不相同。除毛本外，傳本與其餘諸本調名排列的先後次序，並無規律。但同調之內各詞的編排順序，各本則大同

小異。這種編次體例雖不是很科學合理，却一直延續了好幾百年。

三、「紕謬」說辨析

傳幹注坡詞雖是現存成書最早又比較全面系統的蘇詞箋注本，但對該書的評價，長期以來，毀譽不一。

爲本書作序的傅共，當是注坡詞的第一個讀者。他稱譽此書：「敷陳演析，指摘源流，開卷燦然，衆美在目。」朱祖謀彊村叢書三校本東坡樂府（簡稱朱本）的跋語中提到，注坡詞特有的某些詞題、詞序、題注，「胥可爲考訂坡詞之一助」。龍榆生用注坡詞與毛本、朱本等對校，發現傳本「時有勝義」。他們都肯定了傳本的版本校勘價值。

但在論及傳本的箋注時，批評者居多。南宋文學家洪邁在容齋續筆卷十五中就指出注坡詞在注典方面的缺失：

至於「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不能引「共道人間惆悵事，不知今夕是何年」，「笑怕舊薇蕖」，「學畫鴉黃未就」，不能引南部煙花錄。如此甚多。

元、明兩代，傳本流傳不廣，論之者亦少。入清以後，批評者漸多。錢曾在得到元延祐本東坡樂府後竟說：「舊藏注釋宋本（按指注坡詞），穿鑿蕪陋，殊不足觀，棄彼留此可也。」（見讀

書敏求記卷四）近人趙萬里附和之，亦云：「二十年前，余於上海徐積餘先生處得見新鈔本（注坡詞），從范氏天一閣藏明鈔本傳錄，注釋淺陋，誠有如道王（錢會）所譏者。」（見影印元刊東坡樂府跋）龍榆生在東坡樂府箋後記中也說，傳本「所注典實，多不標出原書」，並且援引洪邁有關傳注的上述記載，認定洪邁亦「頗譏其紕謬」。於是「蕪陋」、「紕謬」、「不足觀」、應「棄彼」的惡名，強加在傳注上，無人能辨，使這部有箋注特色、有翔實資料、有參考價值的東坡詞集，長期不被重視，「冷凍」在圖書館中無人過問。

筆者認為，上述對傳本的批評意見，未免偏頗，有些也不盡符合事實。其中龍榆生據洪邁容齋續筆得出的「譏其紕謬」的結論，及其對傳本注典「不標出原書」的指責，影響最大，尤須加以辨證。

按洪邁的本意，是想說明「注書至難」的道理。他雖然批評傳注失誤「甚多」，却並未「譏其紕謬」、全盤否定傳注。他在容齋續筆「注書難」條中首先指出：「雖孔安國、馬融、鄭康成、王弼之解經，杜元凱（預）之解左傳，顏師古之注漢書，亦不能無失。」接着又舉例說王荊公（詩新經）（按，當即王安石詩經新義）、洪慶善注楚辭以及「某士」的蘇軾詩注，均不免有疏漏。最後才說到注坡詞中某些注典未引原始出處，借以證明「注書至難」。如果把洪邁對傳注的某些批評視為「譏其紕謬」，則依此類推，被洪邁提到的那些「不能無失」的古代名注，又豈能逃脫「紕謬」之譏？這顯然不符合洪邁的一貫思想和主張，也違背了洪邁旨在說明「注書至難」的初衷。

其結果，既冤枉了傳幹，也誤解了洪邁。

我們評價古代文學作品，自有今天的學術標準，不應全以古人是非爲是非。況且洪邁所說，本是一家之言，究竟正確與否，尚待討論鑒別。今以他所提到的兩條實例做一番考辨和檢驗：

(一)「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見於蘇軾水調歌頭，傳本卷一有注：「老杜：『今夕何夕歲云徂。』」按此注不謬，缺點只是漏略了杜詩篇名今夕行。而洪邁認爲應加引證的那兩句詩，見於唐人小說周秦行紀。蘇軾次韻楊公濟梅花十首其四施顧注引牛僧孺的周秦行紀云：「僧孺遇薄后、潘妃、楊妃、戚妃，作詩云：『香風引到大羅天，月地雲階拜洞仙。共道人間惆悵事，不知今夕是何年。』」后曰：『今夕誰伴牛秀才？』戚辭，潘亦辭，曰：『東昏以玉兒故，身死國除，不擬負他。』乃令王昭君夕焉。楊妃在坐，自稱玉奴。』如此冷僻的詩句，荒誕的故事，恐非蘇軾中秋懷子由這樣嚴肅的詞章所宜借用，洪邁未免獵奇。其實「不知今夕是何年」句的最早出處不在唐人小說，而是出自戴叔倫（七三二—七八九）的二靈寺守歲詩。追本溯源，則應引詩經風綱繆「今夕何夕」，這才是蘇詞、杜詩、戴詩以至唐人小說上引詩句之所本。不過，從疏解字句、闡明詞旨的箋注要求來看，「今夕是何年」乃詞家習見之語，如張孝祥念奴嬌過洞庭詞末句，也有「不知今夕何夕」語，皆通俗易懂，不甚費解。因此現在流行的宋詞新注本，如唐圭璋宋詞三百首箋注、胡雲翼宋詞選等書，對東坡詞中這兩句均不加注，這並不影響對蘇詞的理解和欣賞，也未見有人指責選家「紕謬」。況且龍本對這兩句詞的箋注，完全照鈔傳注，並且同

樣漏略了篇名；只不過將「老杜」改換成「杜甫詩」而已。從這條箋注實例看，龍本並不比傳注更高明。

(二)「學畫鴉黃未就」句，不見東坡詞。蘇軾蝶戀花有「學畫鴉兒猶未就」句，浣溪沙有「學畫鴉兒正妙年」句，洪氏所云當指前者。但蝶戀花詞在傳注開佚卷葉，故無可論其短長。而「笑怕薔薇罵」句，見於東坡南歌子詞，傳本有注云：「酉陽雜俎云：『江南地本無棘，或因墻隙，但植薔薇枝而已。』白樂天薔薇詩：『留妓罵羅裳。』『薔薇罵』乃隋煬帝宮中事，備見南部烟花紀。」此條傳注亦無陋誤，況且指明了「備見南部烟花紀」，只是未詳引故實而已。龍本的箋注除全文鈔錄傳本上述注文外，又節引了容齋續筆有關評述（上文已引，茲不重錄），補充了段克己遊青陽峽詩：「葛屨偏宜苔徑滑，行襟時被薔薇罵。」而於南部烟花錄原文亦未鈔補。

可見洪邁指摘傳本失注的兩條實例，根本不足以說明傳本的「蕪陋」、「紕謬」，而且洪邁的本意也不在此。如果要說洪邁在「譏其紕謬」的話，則龍箋也不能逃其咎，因為洪邁批評傳注的地方，龍本也未能超過傳注。

龍本後記說傳注「所注典實，多不標出原書」，事實並非完全如此。具體分析，傳注引文注典標出處有四種情況：

其一，作者及書名、篇名俱全者。諸如所引宋玉對楚王問、陶淵明歸去來辭、白居易琵琶行、蔡襄荔枝譜之類，可謂詳標出處。

其二，只有作者名而不列書名、篇名者。諸如所引「李白詩」、「杜甫詩」、「韓愈文」之類，所引多爲名家詩文，可謂半標明出處。

其三，只列書名或篇名而不標作者名者。諸如所引荆楚歲時記、西陽雜俎、史記、漢書等，所引多爲子、史著述，亦可謂半標明出處。

其四，不標作者也不列書篇名者，即所謂完全不標出處。這主要是有關詞目、本事的說明及傳幹對別本坡詞異文的校訂記錄等。

應當指出，在詳標出處方面，傳本難免粗疏。上述二、三兩種情況較多，第一種少見，第四種更少見。其實這種漏標書篇名或漏標作者名的情況，在龍本中亦時有所見。看來這只能寄希望於蘇詞新注本來補救了。

傳注也有錯標出處者，如引後漢書五行志誤作漢書，引李商隱詩誤作李後主詞等，令人莫名其妙。頗疑係鈔者筆誤，傳幹似不應如此淺薄。

四、傳本價值論

注坡詞問世至今八百餘年，其間真正研究並全面利用過此書的，似乎只有龍榆生一人。可能是由於對傳本認識不足，評價不高，致使傳本在箋注、校訂、編年等方面所提供的豐富資料，龍

民並未充分利用，或是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因而留下了某些令人遺憾的遺漏。

(一) 箋注

龍本後起雖然說明對傳注「既加以採錄」，「其原注可用者仍之」，但其「採錄」的方式，「仍之」的原則，似有可議處。試舉例說明：

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乃蘇詞名篇。龍本箋有九條。其中「乘風」、「瓊樓」、「不勝寒」、「有恨」、「陰晴圓缺」五條，係採自傳注，龍本均已標明資料來源。其餘四條，「明月」二句，龍箋引李白詩，且不標篇名（按，見李白把酒問月詩），與傳注一字不差；「今夕」句，龍箋只將傳注的「老杜」改為「杜甫詩」，內容不變；「起舞」、「千里」兩條，亦鈔自傳注。但這四條，龍本不再標明依據傳注。何以不標，令人費解。

這種「採錄」傳注而又不標所自的例子，在龍箋中比比皆是，隨處可見。如南歌子（「海上乘槎侶」）中「乘槎」條的龍箋，係鈔自傳本鵲橋仙詞「天風海雨」句原注；「潮頭來處」條的龍箋亦鈔自傳注，但龍本却未標「傳注」字樣。

龍本無凡例，其序論與後記也未交代過當傳本「原注可用者仍之」時，何以有的標明引自傳注，有的又不標？統觀全書，龍本在標與不標之間似帶有某種隨意性，因此不標傳注者，未必就是龍氏「博稽群籍」後的發明。傳注所引前人詩文典故，有些今已失傳，唯賴傳本得以保存，若